

01 鹹酸甜

游淑靜

人攞叫阮阿爸「鹹酸甜的」，因為伊較早捌佇商展咧賣鹹酸甜。

阿爸是彰化人，細漢厝裡散赤，無通予伊去讀冊，所以大漢干焦會當做一寡粗重的工課。閣因為袂曉好好仔照顧家己，七少年、八少年就帶瘁。結婚了後，就搬去較燒熱的屏東，阿母後頭厝遐蹠。

阿爸為著某囡，人生閣加一味心酸的味。來到屏東，阿爸逐工去外口四界楚，那楚那看有啥物生理通做。伊頭殼誠好，落尾共阿母講：「無，來賣咱彰化八卦山出名的鹹酸甜好矣！」拄開始干焦暗時去排商展爾爾，等兩個小弟出世，閣想欲買一間家己的厝。伊就拚勢做，透早擔擔佇菜市仔喝賣，中晝轉來食飯。歇一睏仔，下晡就閣割果子咧賣，欲暗仔轉來暗頓食煞，隨閣拚去商展賣鹹酸甜。按呢從來從去，毋捌聽伊咧喝忝。若商展拄好排到阮庄，我會綴去共鬥賣。歇寒、歇熱的時，就逐工綴伊去別庄。因為有去鬥賣，閣較了解伊心內的酸佻苦。

阿爸頂真閣實在，貨攞愛親身去看過才會放心，所以年節時仔，伊攞騎 oo-tóo-bái 轉去彰化，順繼去看貨，才拜託頭家共貨寄落來。阿爸講生理愛做信用的，因為按呢，

人客足濟，嘛才有法度共阮這陣囡仔對一蕊紅紅晟甲大人。阿爸的愛，若像共伊性命的鹹味、酸味，變做甜味，傳予囡兒序細。

毋過嘛因為日也做、暝也操，原本虛荏的身體就愈害矣。會記得我國中的時，佇房間讀冊，定定會聽著阿爸倒佇隔壁間的眠床頂哼哼喘，彼陣我心肝頭規个綴咧酸，喙嘛定定無細膩去舐著目屎的鹹味。

好佳哉，天公疼戇人，後來人共報講，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伊就開始逐工足骨力運動。親像行路、跔山佻練氣功，閣會去阮遐的涼山水沖泗水閣沖身軀。就按呢，伊的身體就沓沓仔好起來矣！這馬伊已經七十外仔外矣，猶是逐工佻阿母去山頂行路。阿爸講會當度過瘁，會當陪阮大漢，看著囡孫成人，就是一種福氣。以前的鹹味、酸味算啥物，早就成做人生正港的甜味囉。

03 學駛車

郭聿恩¹

細漢的時，若是有人問我：「你大漢想欲做啥？」我一定會應講：「駛車！」因為從細漢我就聽阿母不時咧哼講：「早知阮喙齒根咬咧嘛愛學駛車。」若拄著透風落雨或者是欲走遠途，阿母攏愛三姑情、四拜託，叫阿爸共載，予我佇邊仔攏感覺會曉駛車的人，誠實足奢颺的，所以我才將駛車當做大漢了後第一項想欲做的代誌。

舊年大學拄考煞，逐日佇厝閒仙仙，阿爸看我遐爾懶屍，就替我報名去學駛車。第一工去駕駛訓練中心坐踎教練的邊仔，我一手扞 hǎn-tóo-luh，另外一手等欲拍速。教練看著我這個範勢，就問講：「你敢第一見駛車？」我誠臭屁共應講：「當然毋是！逐暝做眠夢，我早就毋知駛過幾擺去矣！」教練叫是我咧和伊練痞話，隨激一个面腔予我食膨餅，我喙緊窒咧，恬恬仔認真學駛車，毋敢閣假痞。

會記得第一擺去道路駕駛的時，我緊張甲雙手汗一直趟出來，規身軀必必掣。教練佇邊仔共我安搭講：「驚驚袂著等！有我佇咧做你安啦！」頭起先我猶誠細膩，油門毋敢催傷雄，拄著青紅燈閣會注意四箍輾轉駛來的車。後來愈駛膽愈在，速度就愈來愈緊。想袂到雄雄有一隻狗仔對路邊從出來，險險仔就予我的車軋著。好佳哉！教練即時

共擋仔踏牢咧，彼條無辜的性命才無去予我買去。教練事後對我講：「駛車無撇步，凡事愛細膩。細膩無蝕本，安全排第一。」

欲考駕照進前，阿爸逐工載我去較無人行踏的停車場練駛車，順繼教我考試愛注意的鉅角。因為有阿爸的加持，我一改就考過矣，順利提著駕駛執照。自從我有駕照了後，逐日載阿母出門就變做我的工課。阿母拄開始坐我的車閣會膽膽，雙手一定會共門邊的手扞仔拎牢牢。後來慣勢了後，連我駛佇高速公路伊嘛有法度盹龜。

阿母定定講：「阮後生大漢矣！會曉疼阿母矣！」阿爸若聽著阿母按呢講，就會吐大氣兼幌頭講：「船過水無痕，看起來恁老母已經袂記得早前攏是啥人咧疼伊囉？」

¹郭聿(Üt)恩

04 人急無智

顏銘志

禮拜日透早，我佢嬌某物件款好勢欲去跔山，想袂到拄出門無佬久就落雨矣！姑不而將只好翻頭，乖乖仔轉來厝裡。若甲落雨袂當跔山，就想講共房間小可摒掃咧。佇咧整理屨仔的時，看著一張阮炁兩個後生做陣去跔山的舊相片，十幾年前的景象隨浮現佇腦海中。

會記得頭一擺炁兩個後生去跔山是個今仔讀幼兒園的時陣，閣誠細漢，毋知跔山是啥款，干焦知影會當出去耍就興頤頤應好。個規路綴佇阮身邊，雖然行甲誠忝，毋過嘛行到頂懸，達成目標。第二擺，兩個嘛猶閣乖乖做陣出門。等到第三擺欲閣炁個去跔山的時，猶未出門，兩個兄弟仔就同齊喝講：「阿爸，跔山足無聊的，敢會使莫去？」我歹聲嗽講：「袂使，一定愛去！」兩個只好面憂面結、毋情毋願綴阮出門。因為按呢，兄弟仔就按呢沿路行沿路哼，一下仔講足熱，一下仔講足忝，想欲歇一下。我袂堪得個哼哼叫又閣想講：「芥菜無剝毋成欖，囡仔無教毋成人。」就不時共教示一下，爸仔囡面腔攏真歹看。阮某看這個範勢，恐驚歹收尾就出喙講：「食緊會拚破碗啦！橫直時間閣真冗，這逝路嘛無危險，咱就予個兩個那行那耍，落尾會綴來就好！」我躊躇一下仔，想講按呢嘛好，就據在個行，

較免得佇遐氣身惱命！

想袂到無插個了後，兩個兄弟仔連鞭逐蝶仔、連鞭跔佇草仔邊金金相，看著路邊焦涸涸的樹樑，兩人就做伙出力扛佇肩胛頭，那行那喝：「heh-siooh！heh-siooh！」其他的山友看個彼款古錐的模樣，逐家攏微微仔笑講：「喔！囡仔兄，真勢！咧欲到矣，加油！」聽著遐濟人共個呵咾，兩個袂輸著獎仝款，規路歡頭喜面行到頂懸歇睏的所在。

轉來到厝，阮某略仔滾耍笑共我談，講我平常時教囡仔都攏誠理性，袂烏白發性地，是按怎今仔日煞走精去？我歹勢歹勢，吐大氣講：「我嘛毋知，可能就親像人講的，水清無魚，人急無智。後擺我會較細膩咧，三思而後行，袂遐爾急性，較免得食緊拚破碗！」

05 龍眼乾煎卵

陳明芳

寒人透早挂欲六點，天毋甘願光，我嘛猶毋甘願醒，干焦冷風上骨力，對我的毛管空鑽入去，規身軀走透透，連棉襪被本成的燒烙嘛予伊吸了了。全款的季節、全款的早起，無全款的是，我已經真久毋捌食過阿媽彼碗龍眼乾煎卵矣。

我讀國中的時，逐工攞著騎鐵馬，拚一段四公里的路途，蹓過幾若个庄頭，盤過埔鹽去到福興的學校。雖罔這是一逝直溜溜的路途，毋免彎來幹去，毋過若是挂著透風落雨，抑是大寒的時陣，我就感覺家己親像是欲去西天取經，毋知佗一工才會到位？好佳哉，我腹肚內彼碗龍眼乾煎卵法力無邊，有食有行氣，予我會使擋到學校，毋驚霜風的凌治。

阮阿媽毋是一个真勢煮食的婦人人，毋過伊攞食的攞誠有心。寒人透早，佇我面漚面臭趕欲出門的時，伊攞會好聲好說共我吩咐彼碗龍眼乾煎卵是用烏麻油煎的，閣有濫米酒，姑情我絕對愛食落去較袂驚寒。我看彼碗煎卵毋但色水涸涸，閣有淡薄仔臭火焦，實在是袂開脾。毋過阿媽七早八早就佇灶跤無閒頤頤，用伊預顛煮食的跤手，拚時間趕佇我出門進前，兇兇狂狂彼碗煎卵捧咧，從對我遮

來，袂輸查某嫻咧侍候小姐全款。我煞遐爾仔惡質，對伊歹衝衝，實在不應該。想到遮，我就連鞭共彼碗煎卵接過來，兩喙做一喙共哺哺吞落去。想袂到彼碗外表真無贏面的龍眼乾煎卵，食起來煞有一種連山珍海味都無法度比並的滋味。龍眼乾的芳甜勻勻仔佇喙空淡開，溫馴的特性予人食了袂飢；米酒的熱情細膩仔跟綴薑母的老步定，寬寬仔安搭規身軀受寒的每一跡。尾仔是烏麻油佇喙內疊甲湊滿滿的喉韻，是一種無論經過偌久，攞會一直數念的癮。

阿媽的龍眼乾煎卵，伴我度過國中綿爛讀冊彼三年的寒人早起。讀高中了後，我就離開厝。一直到讀大學、出社會，我恰故鄉煞愈來愈疏遠。如今阿媽的形影我已經無機會通閣看著矣，毋過彼碗龍眼乾煎卵的滋味，佇逐年的寒人早起，攞會溫暖我的記持。

08 囡仔時代

辜玲瑩

阿樹伯仔對菜園仔挽一寡青菜佾菜瓜轉來，夯椅頭仔坐落來那揀菜那想起往過細漢的時。才四年的爾爾，阿樹仔個兜離學校四、五公里遠，逐工中晝欲食晝的時，因為彼時陣學校無營養午餐嘛無便當通食，逐個囡仔攞愛轉去厝裡食飽才閣去學校上課。

中晝欲轉去愛行過打馬膠路、石頭仔路佾塗沙仔路。彼當陣佇庄跤逐家攞誠散赤，無鞋通穿。熱天時，毋管行佇佗一種路，阿樹仔無穿鞋的跤底，予曝甲燒燙燙的塗跤燙甲跣跣跳。歹運的時閣會予刺仔抑是尖尖的石頭仔鑿著，喙齒根咬咧，嘛著那哀那跳倒轉去；寒天時，穿兩領薄薄的長襖，規身軀寒甲 gih-gih 顫，跤予霜風凍甲全全是必痕和破空。褪赤跤行佇冰冷、砧砧的石頭仔路，彼是疼入骨髓。

逐擺阿樹仔轉到厝，面對冷冷清清的厝，阿爸、阿母攞出外去作穡，到暗才會轉來。個阿公腦充血，倒佇眠床幾若冬囉。阿樹仔趕緊用細口灶起火，共清飯燴燴咧，清彩炒一盤菜。貯一碗飯菜，掙去飼阿公。阿公食飯較慇、吞著誠慢，阿樹仔急甲一直叫阿公較緊咧。一碗飯飼好，阿樹仔也家己清彩扒一碗，跔起跤就走，趕欲轉去上課。

去到學校當然嘛是袂赴矣。照規矩，上課的時間傷慢入教室的，就會予老師罰「夯椅仔枷」。逐擺阿樹仔兇兇狂狂走入去教室，就自動恬恬仔共椅仔夯咧，行去教室後面跪落。有一工老師叫伊免跪，轉去坐咧上課，原來老師已經知影伊袂赴上課的原因矣。自彼擺開始就無閣予老師罰「夯椅仔枷」囉。

阿樹伯仔感覺往過是農業社會，家己食過遐濟苦就是冊讀無濟、條件無好所致。這馬時代進步，逐家學歷提高，毋過時機煞愈來愈穩，想欲順利、平安佇社會上倚起並無簡單。這馬的少年囡仔誠好命，食好做輕可閣勢比並，敢是好命過頭矣？佳哉個孫阿強仔猶教會行，伊想欲栽培囡仔有智識閣勢做工課，粗的、幼的齊會曉，就免煩惱後日仔路是彎的抑是直的矣。